

我是在佟先生的书房里得知黄化石的死讯的。

那是寒假过后的第二天，我正在佟先生面前正襟危坐，聆听他老人家对我的博士论文《中原丧葬民俗考论》的指教，二叔从千里之外打来了电话。

二叔说，你姑爷爷那老龟孙死了，你来啊哈两声吧。

我说，我正修改论文，没有工夫去。

二叔说，不行，你必须来。你父亲不在了，你要是不来，咱赵家就缺了一支人。

接完电话，佟先生没等我复述内容，就用不容商量的语气说，去吧，去参加这个葬礼。然后，用你的观察，好好把论文给我充实一下。

我告诉佟先生，对那个老头子的死，我没有丝毫悲伤，不想到葬礼上表演矫情。

导师用授课的语气打断我的话，你必须去！不仅你要去，随后我也去，我要见识一下乡村的送葬场面。

我说，要去，咱们一起去，您自己乘火车，我不放心。

佟先生说，明天，我要到 xx 会堂为领导人讲《为万世开太平》你先走吧！

我说，那我就晚走一天。

佟先生说，不行，你现在就给我火速赶到那里，去观察葬礼上的每一个细节。

这回是逃不掉了，那边，二叔以老族长的威严，命令我代表父亲去给姑爷爷吊丧，这边，导师为了我的学业催我快走。我这个赵家的长支和佟先生的博研，在两面夹击之下，只能乖乖地就范了。

赶到二叔家的时候，正赶上早饭。二叔见我来了，有些激动，说，我寻思着，你要到明天才能到呢！快放下行李，一块吃饭吧！

正说着，存涛大哥来了。

存涛是二叔的长子，大我三四岁，在县公安局刑警队当队长，是目前我们赵家最有权势的人物。

吃过饭，我和二叔就坐上存涛亲自驾驶的警车去了黄墩。

时值农历正月下旬，偌大的黄墩村，没有一星一点的绿色，到处是灰暗和苍黄，以及灰暗和苍黄笼罩下的零乱，刹了一路之隔的新城风景。

存涛把车停在村头，我们三人步行进了村子，磕磕绊绊地拐了几个小巷，找到一个大门上贴着白纸的人家，二叔说，八成就是这里。

我走到门前，脚站在门外，探着身子往里瞅了瞅，看见过道屋里有几位老太太，正在撕扯白布，缝制孝衣孝帽。姑奶奶也坐在那里，用哆哆嗦嗦的手缝着一块白布。我没和她打招呼，就抽回身，用表情和手势告诉二叔和存涛，就是这家。

二叔和存涛走过来，我们排成一路纵队，郑重其事地跨进姑奶

奶的家门。

不知是二叔走得太快，没留意姑奶奶就在过道屋里，还是要直奔主题，走在前头的他，三脚两步穿过院子，到了正堂屋前，抬起右手，像平时遮挡阳光一样打着眼罩，用半哭半唱的声音喊道，姑夫——姑夫——

存涛也学着他的样子，喊着，姑爷爷——姑爷爷——

听着他父子俩滑稽的哭声，我忽然明白了二叔电话中所说的啊哈两声的确切含义。

在灵床旁守灵的三个表叔，陪着我们用夸张的声调哭起来。哭了一会儿，又激动无比地劝我们节哀。其实，我们谁也没有眼泪，当然也无所谓悲哀，经他们一劝，就立时停止了做作的哭声。

二叔在灵床旁的麦草上坐下来。

我虽然不想坐，但也皱着眉头坐在脏兮兮的麦草上。存涛向我身边靠了靠，不情愿地坐下去。

灵床右旁的三个表婶子从床后绕过来，和二叔打招呼。二叔接着把我和存涛介绍给她们。

大表叔说，二哥，俺爹临咽气，对他的后事有个要求，可愁死俺了。

二叔问，愁什么？

大表叔说，他第一不要火化，要我们土葬他，第二要给所有的亲戚朋友报信，开门十天，办成当年梁家大殡那样的场面，让他到阴间里扬眉吐气。

二叔笑了笑，说，那敢情好啊！只是，梁家大殡，人家那是卖了几十顷好地啊！

大表叔说，花钱还在其次，如今的政策，叫我两难啊！

什么两难？

不火化，只能在夜里偷埋。要大操大办，非火化不行。

存涛说，假火化不行吗？

大表叔打了一个寒颤，结结巴巴地说，假火化，我哪能走动那个门子！

存涛说，表叔，你给我两千块钱，我给你弄张火化证明来。

大表叔看看他的两个兄弟，见他们不说话，只是呆呆地和他对望着，就把脸转向我们，说，不然，就把俺爹拉到火葬场去办火化证明？

存涛说，尸体不用朝那拉，你出两千块钱，我就能给你弄来一张证明！

大表叔问，这样办，行吗？

存涛说，只要你舍得掏钱，火葬场那边好说。

大表叔示意大表婶，大妮她娘，你到西屋拿两千块钱来。

在大表婶去西堂屋拿钱时，我朝过道屋瞥了一眼，见姑奶奶仍在摆弄手中的白布，就给二叔说，咱去看看姑奶奶吧！

二叔转头向外望去，看见了姑奶奶，有些歉意地看看我的三个表叔，站了起来。

大表叔跟着站起来，说，那咱们都到西堂屋去吧，我叫俺娘也去西堂屋。

二叔走出姑爷爷停尸的正堂屋，向过道屋走去。

大表叔拦住二叔，说，二哥，还是去西堂屋吧，我这就扶俺娘过去。边说，边去了过道屋。

在我的记忆中，姑奶奶的个子是偏矮的，可是没想到会矮得这么厉害。她在大表叔的搀扶下，像一只小刺猬，挪挪腾腾地向西屋走去。

进了西堂屋，大表叔安置老太太在沙发上坐下。

二叔走过去，深深地躬下身子，叫了一声姑。

姑奶奶抬眼望望二叔，认了出来，指着我和存涛，问，这两人有临沂的吗？

二叔告诉她，我还没给临沂的老三老四说呢，等商量好丧事儿怎么办，我再电话通知他们。二叔指着我说，这是俺大哥家的存伟。又指指我大哥，说，这是我的大孩子存涛。

姑奶奶伸出枯柴一样的手，摸摸我，又摸摸存涛。

二叔在姑奶奶身旁坐下之后，问，俺姑夫是得什么病死的？

肝硬化腹水。姑奶奶说着说着就哭了。

大表叔挪到姑奶奶膝前，半跪着，给老人擦了一把眼泪，娘，别再难过了。

姑奶奶继续哭着，边哭边说，本来，我不想给你们报信的，可你表弟说，不给你们说一声，怕以后落了埋怨。我说埋怨什么？谁有工夫来埋怨？甭说是老头子死了，就是我死了，扔到沟里让狗吃狼拉，俺娘家人也不会埋怨的。这十几年，人不来信不通的，谁还能想到黄墩有门亲戚？我就是在十年前死了，今天也没人知道啊！

二叔被说得低下头，阴了脸。

姑奶奶继续说，老头子病了八个多月，住院的时候，人家卢士奎白天夜里都在医院陪着，还出了三万多块钱的药费。

二叔说，他那是黄鼠狼给鸡拜年，没安好心。

姑奶奶说，我不管他安的什么心，能到医院里陪陪你姑夫，我就觉得这个外甥是个好外甥。

卢士奎是黄化石姐姐的儿子，他和二叔在官场上共事几十年，亲戚处成了仇家，后来竟发展到不共戴天的地步。二叔从县委书记的位子上退下来之后，卢士奎升为市人大副主任。前不久，把家搬到了市里。如果没有黄化石的丧事，两人恐怕是没有机会见面的。

这回，两人在黄老头子的葬礼上碰面，恐怕又要斗法。

大表叔叹了一口气，说，俺娘光知道看表皮儿，卢士奎到医院陪俺爹，不是什么孝心，他那时候被省纪委停职，不能上班，又不想进家，就泡在医院里。俺爹难受得不想再活时，他姓卢的大把大把朝外用花不了的票子，说不惜一切代价为俺爹买命，其实，那是拿钱给俺爹买罪受。到俺爹的病有了转机，想活下去的时候，卢士奎复职了，他连个招呼都没打，就拍拍腚走了，给我留下几千块钱的药费单。

姑奶奶说，老头子在医院里，天天都盼着姓赵的来人看他，可就是盼不来，你不知道把他盼得多可怜哟！我给他说，老东西，你赶紧死吧，别盼了，咱穷，俺娘家人当官的当官，发财的发财，谁来看你，不怕你的穷气扑着？可老东西就是不死。明明见他咽完气了，可不多会儿又活过来，用手抓着发亮的肚皮，叫唤自己这辈子活得窝囊。那个难受劲儿，谁看了心里不难受啊！三个儿子，各人忙各人的菜园。可怜我一个老婆子，自己在医院里守着，想替他受罪也替不了！我一个人坐在床前，可知道娘家人不管我不问我的苦处了。

大表叔用手晃了晃姑奶奶的膝盖，娘，别说这些了，俺二哥和侄子们都忙。

姑奶奶的哭声大了起来，由嚤嚤的哭泣变成大声的嚎啕，她边哭边说，忙，再忙也该来看看我！过去，有俺嫂子活着，我和老头子，借故去看老嫂子，还能走趟娘家。俺嫂子死了，我在你们面前成了长辈，侄子侄孙不来接我，我不能厚着脸皮自己去啊！每年过了年初五，人家都有人接去走娘家。我大伯嫂子和兄弟媳妇，年年有人来接，一去就在娘家住十几天。可怜我，过了初五，就盼娘家人来，从初五盼到初六，没人来，我再盼正月十六，十六没人来，

我再盼二月二。这样年年盼，一直盼了十几年。老头子死了，你们碍着面子，不得不来奔丧，我才捞着见娘家人一面。

娘，你少说两句吧。

我的命苦啊！我没有闺女，要是有闺女，捞不着走娘家淡得慌，就到闺女家过两天，给别人说，我去走娘家了，遮遮面子。可我没有闺女，我不能没有娘家走，去走儿媳的娘家吧！

无论怎么劝，姑奶奶还是不停地说。可能是为了结束尴尬，大表叔打断姑奶奶的哭诉，说，现在，咱还是商量商量俺爹的后事吧！

存涛说，表叔，你还要火化证明吗？

大表叔站起来，你要不说，我就忘了。哪能不要呢？大妮娘，赶快给大侄子拿两千块钱来。

大表婶走进里间屋，拿出一叠新版人民币。

大表叔接过来，数了数，交给存涛，说，大侄子，你再点点，当面点钱不薄人。

存涛潇洒地把那叠粉红色的钞票对折起来，装进衣兜，说，你都点过了，我再点不是穿着雨衣打伞，多此一举吗？！

大表叔说，俺这村里，过去也有假火化的，都是把尸体拉到火化场，前门进去，给人递完红包，再从后门把尸首偷出来。办这事的时候，火化工人照样给火化炉点火，让烟囱冒烟，遮遮众人耳目。然后，给一个空骨灰盒，正大光明地抱回家。

存涛打断他的话，咱用不着这么啰嗦，我现在就开车去，用不了半小时，就把证明给你弄来。

存涛走后，大表叔说，娘，你在这屋歇着吧，我和俺二哥到棺屋商量商量俺爹的后事。

姑奶奶说，我也去。

娘，你别去了，去了你又哭。大表叔又对大表婶说，你在这屋陪咱娘坐会儿吧。

我们又去了正堂屋。

大表叔掀开死者的蒙头被单，掀开黄色的蒙脸纸，说，俺爹啊，有俺二哥给您做主，你交代的事儿我尽量满足您。

我凑过去看看黄化石的遗容，发现他歪斜的面孔几乎和蒙脸火纸一样苍黄，黄色的面相透出没有收尽的痛苦。

大表叔念叨完，小心翼翼地把蒙脸纸和蒙头被单重新盖上，在墙角找了一劈苘，将死人的两只脚脖子捆在一起，算是上了防止诈尸的绊脚索。然后，对二叔说，二哥，我该给俺爹喊路了。

二叔木然地回答，喊呗。

大表叔走出屋门，登上院子中央的石磨顶，向着西南方向喊道，爹，走西南明光大道，爹，走西南明光大道！

二表叔和三表叔到大门西旁把一堆火纸点燃，顿时，红色的火苗和淡蓝色的轻烟把纸灰冲上天空。

然后，三个表叔一前一后冲进堂屋，伏在灵床上，放大悲声，哭起了老爹。

大表婶也从西堂屋哭着来到正堂屋，和二表婶三表婶一起哭起来。

正在过道屋忙活的几个老太太来到门口，象征性地哭了几声，就理智地打住，说，你们兄弟妯娌几个穿孝吧！

三个表叔戴上缝了半圈生麻线的孝帽，穿上孝衣，系上孝绳，换上白色旅游鞋。三个表婶也穿了孝衣，裹了白头巾。

在系孝绳时，我发现挺着大肚子的三表婶没有系。我问为什么，一个老太太告诉我，怀孕的妇女不用系孝绳，这是祖上传下来的风俗。

我感到一丝温馨，看来，有些习俗，既有表演性质，也充满善意，不让孕妇系孝绳，体现了习俗对人的关爱。

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进了院子，用洪亮的声音干咳一声。

大表叔诚惶诚恐地冲到那人跟前，咕咚跪下，磕了一个落地响头。

那人不慌不忙地把大表叔拉起，说，老大，咱弟兄们之间，还用磕头吗？

大表叔说，昨天早晨俺爹刚一咽气，我就想去恳您的。因为俺二哥没来，俺弟兄三个没商量好怎么办。今天俺二哥来了，给我做了主，我才给俺爹喊了路。刚准备到府上叩恳的，您自己就来了，可让我感动了。

那人说，昨天我就知道你爹老了，想过来看看，可是没听到喊路，我就觉得你还有什么想法。我来早了，你们也不方便。刚才一听你给你爹喊路，我就知道该过来了。

二叔走了出去。

那人赶忙迎上来，握着二叔的手，赵书记，您来了？

二叔浅浅地笑着，说，来了，来了，俺姑夫的丧事儿，拜托您操持了。

这不是应该的吗？我和你姑家，是老世谊，我给你姑夫，还得叫二大爷呢！

二叔说，这我知道。你叫王国防，令尊大人，是这一带有名的大老执。

大表叔说，现在，国防哥不光当大老执，还是村主任呢！

王国防笑笑，兄弟爷们抬举呗。

大表叔补充说，国防哥的村主任是村民选举的。

王国防得意地笑笑，说，要是由上级内定，恐怕我到下辈子也

当不了村主任。说完，大笑起来。

村主任笑了一阵，指着我问，这是你跟前的？

二叔说，我大哥家的。

存伟吗？

我点点头。

听说你是博士了？

我回答说，穷学生！

存伟真会谦虚，都像你这样的穷学生，美帝国主义就不敢炸咱的大使馆了。说完，又大笑起来，笑了一阵，说，咱不能老站在这里关心世界大事，还是商量商量二大爷的后事吧！

大表叔说，那就到东屋商量吧！

王国防说，我还没哭二大爷呢！说着，用手半遮着脸，喊着二大爷，走向堂屋门口。没走两步，就停下了滑稽的哭声，转身向东屋走去。

东屋里有一张脏兮兮的八仙桌，周围放了几个小方凳。已经进入大老执角色的村主任在北侧的方凳上坐下，从衣兜里掏出一盒红塔山牌卷烟。

大表叔有些尴尬，高声喊，大妮娘，快拿烟来——

二叔也忙着掏烟。他掏出的是地方卷烟厂出产的孔府牌，比人家村干部的烟低了一个档次。

大老执和二叔互相敬烟，最后，二叔没让过大老执，只好把自己抽出的烟放在桌子上，接过红塔山，点火吸着。

大表婶也拿来一盒孔府。

大表叔接过烟，又吩咐道，快提茶去。

大老执掏出不锈钢茶杯，放在桌上，深深地吸了一口烟，徐徐地把淡蓝色的烟雾吐出，问，老大，你准备怎么办？

大表叔说，俺爹临死时有个交代，说要普收礼，开门十天，请三班子喇叭，把场面办得像当年的梁家大殡。

大老执把眼眯缝起来，又深深地吸了一口烟，说，梁家大殡，我虽然没经历过，但听我爹说过。作为我，再大的场面，也能应付。

大表叔说，这我相信。可是，我哪有这个能力啊！

大老执说，为孝敬老人，有条件要办，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办。

大表叔抓了抓孝帽子。

大老执说，其实，也没有什么为难的。你们黄家是大户，二大爷又是长辈。他老了，家家都应该助丧。各路亲戚来了，你这里住不开，别人家也能住。

大表叔说，农村的亲戚好办，城里的怎么办？我能叫他们睡脏窝窝？

有车的，天天来天天走。没有车的，就住旅馆。大老执说，只是，想办大场，你爹得火化。

大表叔看看二叔，说，这个，我弄来火化证明，让你对上交待就是喽！

大老执说，有县太爷在这里，当然好交待。

二叔苦笑一笑，说，掉了毛的凤凰不如鸡，退了休，就是普通老百姓了。

大老执赶紧把话题拉回到丧事上，问，老大，如果按你爹的愿望办，大体能来多少客人？要办多少桌？

大表叔说，今天夜里，我一夜没合眼，就想这个事儿。俺爹兄弟三个，姊妹三个，光这六家的老亲，就能到二百多人。俺叔和俺大爷家的兄弟姊妹，一共十几家，也能来百十人。俺亲弟兄仨的老

丈人家，还有我和老二的几个出嫁的闺女，不算随礼的，又能来上百人。至于俺爹的两伙仁兄弟，虽然老辈的大多不在了，可小辈的不能不来。俺弟兄仨，每人都有五六伙仁兄弟。这些客，加起来不下六七百人。俺黄姓的远房本家，共有一千多人。要是普收礼，估计家家都会拿助丧钱，人家拿钱我就得管饭。这样加起来就是两千人。要是请三班子喇叭，也要一二十人。还有外柜、接待、传递、厨师、茶水、菜买、举重等等，又是七八十人。来烧纸的，有的烧完纸吃一顿饭就走了，但大多数人要在这里候着。如果开三四天门，五六百桌就足够了，开门十天，我估算着，至少要一千桌。

你打算怎么办？

大表叔说，我不想按俺爹说的来，那样我办不起。

姑奶奶气哼哼地闯进来，厉声问，大狼羔子，你说什么？

大表叔说，我想，场面，咱尽量办大一些，开门，不能开十天。

姑奶奶骂道，你这个狼羔子！你爹临死，反复交代，要开十天门。他混了一辈子，图的是什麼？活着人不是人，狗不是狗，死了你还不叫他风光一回？

大表叔说，娘，你还不知道咱的家底吗？

姑奶奶哭了。

大老执说，二大爷活到这么大年纪，也不容易。老了，只在家里搁三五天，也不像话，人家会说儿子不孝。我看，就按老人家的遗嘱办！开十天门，酒席嘛，太贵的，办不起，可是办差了，又惹亲戚朋友骂。我想，每桌七十块钱的菜，外加三十块钱烟酒，合成一百块钱。

大表叔说，这样就是十万。还有孝，每人不能低于十块钱。

用不了那么多，一般的客，有顶化纤布的孝帽就行了。

可是每人得做十块钱的准备啊！

大老执点点头，问，还请和尚念念经、请道士做做道场吗？

姑奶奶说，请！

大老执说，这两项，你要打两千块钱的谱。

大表叔说，我见人家送殡，用 VCD 放和尚念经的光盘。

大老执说，念经可以用光盘代替，做道场不行。

大表叔说，那就花钱请道士，念经放光盘。

你现在手头有多少钱？大老执问。

俺弟兄三个，把家底儿抽干，每人只能拿出两三万。

大老执说，这样，办完丧事儿，欠不了账。

我算着要欠一些。

欠不了。一千桌的丧事，至少能收六七万块钱的礼，你弟兄仨拿九万，就是十五万。你爹的殡事儿，十二三万能拿下来。运作好了，能剩几万。

但愿能这样。

大老执看看二叔，问，赵书记，您认为应该怎么办？

二叔扬了扬眉毛，说，我是客，一切都听俺姑的。

大表叔说，二哥，您是俺舅家的表哥，是我的主心骨啊！

二叔说，我当然希望你打发俺姑满意。

大老执说，中国是文明古国，咱这里紧靠孔夫子的家乡，应该以孝为大。父母的话，至高无上，咱都听老人的！

大表叔说，开十天门，二哥您能天天在这里吗？

二叔说，就是送三个月老殡，我也天天来。

大老执说，那咱就按一千桌办，每桌一百块钱。你们弟兄三个，每人拿出三万块铺底金给我。

大表叔说，我和老二，能拿出三万，老三有些沉。

大老执眯了眯眼，掏出手机，按了几下键，接通之后，说，我在老黄家里，你用大喇叭给我下个通知，叫以下人到这边来，就说我有急事儿。接着，大老执说了三十几个人的名字。

不一会儿，村里的广播喇叭响了，女播音员用山东普通话代村主任下达了通知。

二叔说，国防，你还真现代化了！

大老执把装进衣兜的手机又掏出来，在手里玩味着，笑着说，毛主席，再伟大，到老没用上大哥大。没想到，咱这乡鳖子用上了。还是改革开放好啊！

不一时，一个个壮汉陆陆续续来到黄家院子。

大表叔赶紧站起来，要给来的人磕头。

大老执摆摆手，说，你先到棺屋给你爹守灵，等人到齐了，你磕一个头就代表了。新千年，新时代，咱一切讲效率。

大表叔感激地看了大老执一眼，惧惧怵怵地去了正堂屋。

二叔说，这么多人都来了，俺姑夫的遗体没火化，有人看见，不合适吧！

大老执说，现在是村骗乡，乡骗县，一直骗到国务院。只要有张四指宽的纸条让我交差，本村的兄弟爷们儿没有敢祸事儿的。

壮汉们来了半院子。

大老执慢腾腾地走出东屋，我和二叔也跟了出去。

老大，出来，出来叩恩——

披麻戴孝的大表叔拉着缠了白纸条的柳木哭丧棒，迈着做作的步子，绕到人群西侧，面向东，咕咚跪下，头还没点地，早有人上前一步，要把他拉起。

大老执威严地干咳一声，挥挥手，制止了这种礼貌的姿态。说，让他跪着！说完，又干咳一声，清了清嗓子，潇洒地把吸了半

截的香烟扔到地上，用脚踏灭，说，我今天招呼兄弟爷们儿过来，不用说你们也知道了。黄二大爷老了，是喜丧，场面嘛，想办得大一点儿。今天，我叫你们早来一步，是想在没开门之前，做些前期准备工作。大老执指着一个壮汉，说，你，去市纺织品批发市场第十九号摊位，找任老板，批十匹化纤白布，你就说是我说的，先不给他钱，以我的名义，给打个欠条。又指着一个人，你，到纸品批发市场第十三号摊位，找李小姐，批二十领彩纸，二十领白纸。你，到兰陵酒厂，批一吨兰陵特曲，给销售科的王科长说，按出厂价八块收钱，不能按十一块的批发价，更不能按十四的零售价……剩下的人，先把大门和棺屋的门摘下来，把门框刨掉，搭起灵棚。其他的事，等人到齐，我再详细分工。现在，各位兄弟爷们？老大一个头，然后各就各位，迅速干活。上午十二点之前，来向我交差！

大表叔“咕咚”一声，把头磕在地上，用泣血的声音说，全仗兄弟爷们啦！

大老执生气地挥了一下手，说，孝子只有磕头的份儿，没你说的！去，给你爹守灵去！

众人领令而去之后，大老执又回到东屋，在原先的坐位上坐下。

我和二叔也走进去，在南侧的小板凳上坐下来。

大表叔从正堂屋走过来，问，是不是该给亲戚家报信了？

怎么，你还没报信啊？

没有。

大老执说，这样吧，你们弟兄几个先把摊信的亲戚拉个单子，我一会儿派人分头报信。现在，我先去拜师爷。

我一惊，过去，我只听说木匠的祖师爷是鲁班，医生的祖师爷

是扁鹊，军人的祖师爷是孙武，梨园的祖师爷是唐明皇，算命先生的祖师爷是伏羲，娼妓的保护神是管仲，嫖客的师爷是白眉老人，从没听说过大老执还有师爷。在撰写论文时，我查过不少丧葬风俗志，从没发现大老执为人料理丧事之前要拜师爷这一记载。这可是一个新材料，佟先生对此一定会重视的。为了弄清这一风俗的来由，我冒昧地问，您师爷是谁？

叔孙通啊！为大汉制定礼仪的叔孙通啊！

他是您这行的师爷？

你这当博士的，连叔孙通都不知道？

叔孙通这个人，我当然知道。在司马迁笔下，这是一个见风使舵的投机分子。最初，他是秦国的博士，秦国大乱时，秦二世问到国内局势，他明明知道攻城掠地的起义军动摇了帝国的根基，却回答说，现在，四海统一，天下太平。上有英明的君王领导，又有法令作为治理国家的凭借，人人奉公守法，四方无不归附，哪有敢造反的人！至于陈胜、吴广这批人，只不过是一群偷鸡摸狗的小贼罢了，何足挂齿？这话，秦二世听了当然舒服。得到秦二世的赏赐之后，他预感到秦国必亡，就逃到家乡薛郡，先投身项羽，后来又投奔了刘邦。在汉廷里，他本来喜欢穿儒服，因为刘邦对此憎厌，于是改穿楚国式样的短衣，讨皇帝老儿高兴。当刘邦的皇位坐稳，这个善于察言观色的投机分子，适时地为皇帝制定了最能体现等级贵贱的朝规礼仪，训练群臣，让流氓出身的刘邦享受知识分子朝拜的尊严。叔孙通的这一举措，实质上是用儒雅的外壳包裹了流氓无产者的内核，使流氓政治有了欺骗性。刘邦死后，孝惠帝即位。这个住在长乐宫的年轻皇帝，为了去未央宫方便，在原有的通道旁修了一条复道，有人上奏说这是对高祖宗庙的冒犯。孝惠帝大惊，表示马上把那条复道毁掉，叔孙通却说，为人君王，如果做错了事，当

面纠正，有损自己的权威。他建议新皇帝用劳民伤财的方式，以新错掩旧错。对于这么一个人物，司马迁说他希世度务，与时变化，又说他大直若拙，道固委蛇。没想到，王国防这个民选的村主任，竟然把这样的人物当做师爷。眼下，尊孔成为时尚，这个大老执为什么不把孔夫子抬出来当师爷呢？孔老夫子年轻时倒是干过这个角色的。

见我对这个人物不以为然，大老执带着文化的优越，问，你不知道叔孙通？

我说，知道叔孙通，但不知道他是您的师爷。

他老人家不仅是我的师爷，还是所有司仪的师爷。大老执一扭身子，说，不能老给你解释了，我得赶紧去，去晚了，师爷要生气的。

我想起佟先生的嘱咐，问，我跟您去看看行吗？

这有什么好看的？

我说，佟先生对这个感兴趣，明天，他也要来，我不去看看，等他来了，问起我，我又说不清。

佟先生是干什么的？

大学教授。

大老执表现出不屑一顾的神态，说，大学教授，十块钱能买一卡车，我见得多了。

我压住怒气，说，佟先生可不是一般的大学教授，他是全国政协委员，xx民主党派的副主席兼宣传部长，常给大领导讲课。

大老执眼睛一亮，这么大的人物，能到咱这小地方来？

我说，他是来调查这一带的丧葬习俗的。

大老执长出一口气，有这么大的人物给咱搭台，咱能唱一出好戏啦！